

天上星,田家炳……

□朱震鹤

2018年7月10日,香港实业家、慈善家田家炳先生安详离世,终年99岁。田家炳先生是“中国百校之父”。他一生80%的资产用于慈善事业,其中90%捐助教育。捐助的学校多达300多所,其中大学93所,中学166所,小学和专业学校60余所。

93所大学中,我有幸承担了其中二所的建筑设计,分别是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和浙江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即原杭州大学,是所很著名的老学校,位于杭州市中心位置。1997年是学校百年校庆。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所学校一直缺少公共教育场所,田家炳教育书院的建造,旨在解决这一燃眉之急,是百年校庆的重要举措。

在香港,田家炳先生是个传奇人物。身为富豪但处事低调,生活简朴。简朴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严苛的地步:田先生没有私家车,上下班全靠地铁;田先生不办酒宴,女儿婚事不办,自己八十大寿也不办;田先生的生活用品没有名牌,一双鞋子穿十几年,手表带坏了当怀表用;甚至,田先生住酒店都自带洗漱用品,他认为,酒店一次性用品用不坏用不完是资源浪费。

同对待生活一样,田先生对待

工作,对待他投资的项目,也严苛。长期捐资助学,田先生熟悉教育建筑,甚至,熟悉教育建筑设计规范的细节。每一项工程,先生都亲自审查、把关,重要部位,还画出他的构想草图。田先生不喜欢设计中的奢华和铺陈。一个门厅设计大了一点,他会用红笔勾出来,打上问号,要你说明为什么;一个卫生间,男女生比例,多少卫生洁具,如何布置,你如不交代得明明白白,他便会替你一一修改。那时候电脑画图和互联网传输还没普及,交给田先生审查的图纸来回香港靠邮寄。虽然设计人员慎之又慎,但图纸寄出,时间一长,心里不免还是忐忑。一旦得到了田先生认可,如同考试通过,才如释重负。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发生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工程中有一件大事,田先生却表示了极大的宽容。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同其它传统的老学校一样,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总体布局,也是座北朝南、中轴对称。进了校大门,校前花园是一块大草坪,草坪两边,建筑左右对称,草坪端部,是主体建筑图书馆。西溪校区即杭州大学的这图书馆,建于1964年,比较老旧了,不适应现代图书馆的使用功能,学校因此易址

建了新的图书馆,想把它拆了,在这拆除的位置上,建田家炳书院。田家炳书院的公共教育属性,无论功能、体量或形式,也符合主体建筑的条件。为此,学校同田先生沟通过,田先生也为这幢楼画过构想草图。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古老的杭州大学将出现一幢以田先生名字命名的全新的主体建筑,该是多堂皇和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在实施拆除前,杭州大学有老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老教授舍不得这幢建于国家困难时期具有准文物价值的老建筑被拆除。我为此对照设计图纸,察看了整幢建筑,建筑虽老旧,但设计施工均属一流。于是惺惺相惜,在校领导的支持下,用了全身家数,对建筑进行了改造。改造取得了成功,全校28位校务委员,投票一致通过,确认它仍为百年校庆主体建筑。

田家炳书院工程因此拖了下来。更为“糟糕”的是,原来确定的田家炳书院主体建筑的设计思路需要改变。囿于场地,需要把书院作为主体建筑的副楼或称附属建筑处置,这使学校很难办,怎么向田先生解释呢?真是“成也萧何难也萧何”!这“历史使命”不容置疑地落到了我的头上。不知我当时哪来的勇气,斗胆给田先生写了一封图文并茂的长

去新加坡就学。他俩就有了专属的话题和活动。但在嘉定相聚的机会,反而渐少。

之前的十来年,嘉定文联每年有一次作家采风,每次都是张旻通知我。我很少有时间参加。总共只有两次同行。有几次答应参与,临时有事又变卦。有时飞机票已订好,我却不能去了,退票很麻烦,他也不会生气。外出采风时,我因为抽烟、睡得晚,不便与人共住,提出自己掏钱开单间,张旻和慧芬姐不同意,破例多开一房,让我独住。

最近几年,荆歌经常出国,我与张旻也很少见面。经常牵记他。他忽然从闲人变成忙人。儿子从国企加盟到私企,有了女朋友,动漫事业风生水起,他的事情虽然多了,但快乐。然后妻子得病,他殷勤照顾,愁忙交加。去年夏秋之际,我请嘉定作家好友到采写柳亚子故里,趁机团聚一下,为了候齐人,一约再约,拖了三个多月,最后实在不能再拖了,张旻还是走不出。他坚持不用微信,后来总算等到他开微信,仍旧不看、不发朋友圈,只用短信功能。我偶尔收到他发来他儿子张肖阳的作品。

张旻以前不剃光头,我却想不起他不是光头的样子了。荆歌以前不留长发,我也想不起他不是长发的样子。我总是只记得朋友最近的形象、最远的往事。他俩一个光头滑塌,一个长发飘飘,坐在一起喝茶喝酒,相映成趣。等荆歌此番回国,我想让这两个小说家朋友再聚一次。

事情已然远去,不想多予探究了,省得挖来挖去挖出的只是遗憾。一言以蔽之,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派生了一方的生存形态,改变是不容易的。昨日,家乡华亭文友真进、元松、梅森、爱媛、家坤等人热议家乡历史人文,事凿凿,情殷殷,令人既感动又惭愧,我对家乡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无以置喙。要老老实实拜他们为师,以补上缺失的一课。在人际交往尤其是与文友交往中,我从不搪塞、从不作假,请相信在下所言由衷。“莆仙人在上海”群里,有七八位华亭乡亲,见到他们总觉得格外亲。爱家乡华亭,祈祝她的明天更加美好!

信,说了事情的原由,也说了一些同工程不太着边际的建筑学术语:“一正两厢”啦,“三段式布置”啦,“派生轴线”啦,等等。信发出后,我就后悔。但没想到,田先生接到信,第一时间给学校打了电话:同意布局调整,同意我的文字说明。

后来,田家炳先生如约出席了这个工程的开工和竣工仪式。田先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田先生一般不爱出席这样的仪式,尤其按照他意图实施的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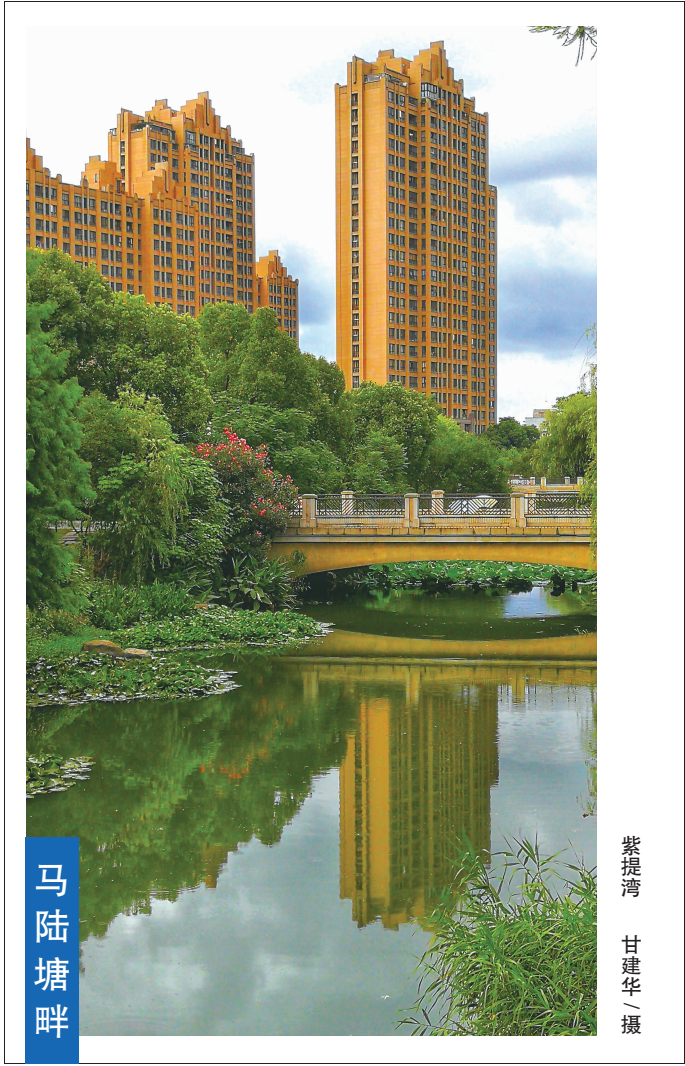
再后来(两年后),田先生投资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地点在金华,又邀请我成为该工程的设计者。

田家炳先生逝世后,杭州各大报纸都在第一时间大篇幅刊登了这幢如今在杭州已不起眼的田家炳书

院,大幅度介绍了田家炳先生捐资助学的事迹。看了介绍才知道,田先生投资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工程的那些年,正是香港金融危机,田先生资金链断裂。为信守承诺,先生把住了三十多年价值上亿元的别墅低价卖掉,住进几十平方米的普通公寓……读后潸然泪下。在香港,田先生不是顶级富豪,但是,有田先生这样豪情的,真的不多。

199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把他们1965年12月20日发现的、国际小行星中心编号为第2886号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曾经受资助的某田家炳小学的孩子编儿歌这样唱:“天上星,田家炳;田家炳,亮晶晶……”

田家炳先生无愧这一殊荣!愿先生在天之灵,安好!



典雅的卡罗维瓦利(外一篇)

□毛炯炯

卡罗维发利是捷克的小镇,然而这里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却是闻名于世,我崇敬的史蜀君导演因《女大学生宿舍》而获第二十四届(1983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导演奖。

走在充满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大街上,穿梭在温泉小镇的长廊中,不同风格的长廊成为这座城市特有的旅游景观,吸引着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尤其是温泉长廊附近的富人住宅区几乎成了国际影星来此旅游度假的住宿处,我似乎在循着国际影星的脚印探寻影视文化的韵味。

看到大街上欧洲老人正悠闲的坐在咖啡馆门口品尝咖啡,度过周末的闲暇时光,我想,何时我们中国的老人也能这样享受晚年生活?

集合的时间到了,我赶紧和同伴登上大巴,向布拉格进发。

布拉格之夏

虽没有赶上“布拉格之春”,聆听美妙的欧洲音乐。然而布拉格的

夏天同样让人陶醉。雄伟古朴的查理大桥上的雕塑向人们诉说着捷克的历史,古老独特的天文大钟是捷克悠久天文史的见证,而游人如织的步行街上中国游客占了绝对优势,其中不乏“阿拉阿拉”。

午餐后进入古老的老城区古堡,走进圣维特大教堂,导游的讲解给我上了堂波西米亚历史课,捷克历史上曾是波西米亚王国,听着导游的介绍,联想我曾经欣赏过的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使我这个对欧洲历史一知半解的人有了新的理解,在欧洲历史上,“波西米亚人”一度成为“文化人”、“艺术家”的代名词,可见它的文化底蕴和对欧洲历史的影响。在古老的旧皇宫,保存着原有的装饰,现在这里成为举行国宴的宴会厅,只是在举行国宴时,在原来古色古香的吊灯上装配上现代的灯光。习近平主席访问捷克时,捷克总统就是在这里举行国宴招待习主席夫妇的。

捷克基本上没有受到二战的破坏,但是我对他们把老城区保护的如此完好感到钦佩。

—— 山海经之二 ——

小说家之间

□汤海山

我到嘉定前,小说家荆歌兄说,他有位小说家朋友在嘉定,叫张旻,小说写得很牛,经常约去玩,还没去过,介绍给我做朋友。于是我认识了张旻兄。他是我在嘉定的第一个文学朋友。他又和我工作、生活的双重铁哥吴斌是哥们,就有不少相聚的机会,之后还把文学伉俪殷慧芬、楼耀福,以及竹刻家张伟忠引荐给我,我便有了工作之外最早一个嘉定朋友圈,并跟着加入嘉定文委,认识了春华、滨海、戴臻、戴达诸兄。这是我计划之外的事。我是苏州作协最早的会员,但自从多年前主动辞去吴江文协副理事长,就疏离文学圈子,不再参与文学活动,只与少数几个作家好友交往。可是嘉定的文学朋友们待我太好,我感动,所以尽管公务比从前更忙,身在嘉定的日子并不多,就算不出差也是冗务缠身,观念却因此改变,重新靠近文学圈。这是后话。

由于我的到来,荆歌与张旻的聚会日渐增多,大多在嘉定,有时也到吴江。小范围或组团,吴淞江中上游之间的著名作家们来来往往。我感到自己作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很是欣慰。荆歌在私下和茶酒场合,多次称赞张旻的小说。“要一个小说家公开表示钦佩另一个小说家,是很

不容易的,尤其是我觉得自己的小说写得也好,非常自信,这就更难得了。还有谁比小说家更懂小说的?我是真喜欢你的小说,真心认为好”,荆歌对张旻说。另一次,对我说,张旻是实力派小说家,写校园爱情极为出色,是心理描写大师,敏感、细腻、残酷,简直令人恐怖。受到荆歌的影响,我找张旻以前的小说阅读。不久,张旻写出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谁在西亭说了算》,单行本改为《邓局长》。我和荆歌都参加了在陆俨少美术馆举行的小说研讨会。

最初繁忙的两三年过后,我偶尔能偷闲,跟张旻、荆歌等一起出游。一次去浙江嘉兴,张旻在一位收藏家那里淘到一对老红木骨牌凳,还有一次到江苏宜兴,各人买了茶壶。张旻淘到价廉物美的东西,藏不住喜悦,那意思就是比别人更有眼力,便经常约我们去他家里欣赏,拿出好酒款待。他购物不多,但的确都精美,看得中的,价钿大也下得了手。

张旻最得意的作品,当然是他的儿子,到新加坡读书后,成为优秀学子,后来考上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他喜形于色,见面就谈儿子,次次笑得合不拢嘴。他把儿子留学的途径,介绍给荆歌,于是荆歌的女儿跟着

支书周根兴就熟悉了。我把莆田华亭和嘉定华亭,分别定义为“南华亭”和“北华亭”。当时两地的开放力度与发展程度迥然不同。我想让两个华亭结为“姐妹镇”,助推家乡的经济发展。后来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上海华亭这头热,而莆田华亭那头相对冷,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家乡桂圆正在量多销畅的高位上踢踏起舞,靠其拉动当地经济不犯愁,也许还有对改开形势认识方面等深层次的原因,未能遂愿。从我的角度检校,精力与能力所限具体推动不力。

上海也有华亭

□曾元沧

莆田华亭,我的家乡,魂牵梦萦。曾经对上海凡是以“华亭”二字冠名的如“华亭路”、“华亭宾馆”等,都特别留意在乎,喜欢去蹭蹭转转,每每得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惬意与慰藉。早就知道,在如今的上海松江区域内,古代曾设置过华亭县。唐诗人胡曾 感喟于华亭县人、西晋文学家陆机命运多舛,写下了“惆怅月中千岁鹤,夜来犹为唤华亭”的诗句。改革开放早期,从通讯员处获悉上海嘉定区也有一个华亭镇,便欣然前往采访。一来二往,跟联华村